

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的当代华裔美国文学

——美籍华裔作家任碧莲访谈录

[编者按]吉什·任(Gish Jen, 中国名任碧莲)是继康婷婷、谭恩美后又一引起美国读者和评论界注意的华裔作家。如果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國人》以自己的父亲、40年代留美中国学生为原型,追溯华裔中产阶级人士的奋斗历史的话,那么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蓼纳在想往之乡》(1996)则是一部更富于想象力的现实主义作品,讲述在动荡的60年代后期处于青春成长期的中产阶级华裔子女选择自己的成长道路并推动美国社会朝着多元文化主义方向发展的故事。该书以其严肃的主题、近似胡闹的情节和中学生的口气赢得美国东西两岸评论家的赞誉。下面这篇访谈录系根据1996年8月26日任碧莲访问北京大学英语系时与《国外文学》编辑部座谈要点和嗣后的通讯采访内容整理而成。参加访谈的主要人员有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李淑言、《国外文学》编辑部主任刘锋。访谈录由徐春耘翻译,题目为编者所加。

问: Mona 的形象塑造是根据什么?

答: 尽管我不是 Mona, 而且她的故事也不是我的故事, 但我想我写此书时的想象是来源于我自己的真实生活经历。象所有的移民一样, 我也在一个异于我的血统渊源的文化中被同化; 然而我的故事不是关于个人被充满敌意和种族主义倾向严重的文化所毁灭, 这种文化只崇尚暴力与归顺, 而且唯有在我抛弃自己血源传统的条件下才接纳我——换言之, 也就是要我与过去温暖我, 滋养我的移民文化断绝关系, 背叛我身上最真最好的部分。这样的美国不是我所了解的美国, 这样的历史也不是让我割舍不断的历史, 这两者都要复杂得多, 而我正想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这种复杂性。还有, 我想重新审视将同化看作完全罪恶的东西这一观点。我确实反对片面的强制性的同化, 并视之为不健康和不受欢迎的做法。另一方面, 我又认为当今美国许多

人的反同化态度无知而又幼稚, 而且与赶潮流之风息息相关。每一个活着的文化都会经历不断的同化过程, 同样每一个健康的个人也会如此。当我回顾我的一生时, 我不得不承认我身上最好最真实的部分是继承和学习的混合体。

问: 写书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 写任何一本书时, 我最关注的就是这本书本身。这部分地是出于我对读者时间的考虑: 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不愿意浪费读者的时间, 让他们误认为我并没为我的作品付出很多心血。除此之外, 作为一个做事认真的人, 写出自己最好最有价值的作品也是我的愿望。

问: 从 Mona 的形象看她似乎不是一个纯华裔美国人的形象, 而是一个当代美国人。这是否是当代美国作品的趋势?

答: 我很高兴地了解到我的人物似乎超越了他们的种族身份, 但我又必须说有时候我确实仍

能感觉到自己身上“他者”的烙印。如果哪一位亚裔美国作家没有这种感觉,我会感到惊讶。然而这种感觉不是我意识中的主导,比方说我每天的生活更多地是与我作为一名育龄妇女的经历有关。也许这正是你在我的作品中所感觉到的,即尽管我的人物有时被放到社会历史学的角度上来进行定义,但这种定义不是唯一的,当然他们自己就更不是仅以这唯一一种方式来定义他们自己了。至于你提到的群体代言人问题,我不认为历史背景的改变导致了作家对这一角色兴趣的减弱,事实上,严肃的作家从来没有兴致要承担这样一种角色。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中的有些人从未意识到自己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反响。我是说我不认为社会变化已到了彻底的地步,可以让我们完全放弃对这种问题的考虑。尽管少数民族文学已成为当今学术界最活跃的一部分,而学术界又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前沿阵地,但美国社会要想宣称它已成功地解决了其少数民族问题,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问:亚裔作家对你有何影响?哪个影响最大?

答:我认为自己是个少数民族作家,但又不仅仅如此。换句话说,我认为这个名词可用来描述我,但不能用来界定我。至于说中国或其他亚裔美国作家对我的影响,毫无疑问我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存在对话与交流,包括康婷婷、谭恩美、王大伟等等。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已经能够找到如此多不同的声音在表达不久前还被认为不值得表达的经历,而且这些表达正变得日趋成熟和细腻。我想我们所有人汇集在一起,就组成了一道响亮的呼声,为此我同样感到高兴。

问:作为一个基本上成长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氛围中的少数族裔人士,你认为中美文化的价值观的主要差异有哪些?中国文化对你是否有影响?

答:这个问题的前一部分恐怕太大,我难以在此作出回答。我已尝试在我的两本书里回答它,而且会用我整个一生来回答。至于后半部分的问题,问中国文化是否对我具有重大意义好比是问我,我的父母对我来说是否具有重大意义!

问:你是否受当代西方文论的影响?

答:实际上我对当今给学术界带来勃勃生气的批评理论和各种辩论非常感兴趣。我觉得它们已处于严密而精确的阶段,这很令人鼓舞。我想许多有关解构主义和多元文化论的对话尤其代表了一种严肃的哲学尝试,对此应该引起更多的小说作家的关注。我认为适当地运用一些我们能用得上的理论,而忽略其他一些与我们无甚关系的理论,这是一种恰当的做法,一味地置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思想运动于不顾是不成熟的。然而,同时又常常令我感到震惊的是,许多文论家对实际文学技巧知之甚少,而且他们所接触的当代小说也为数不多。

问:你对美国文学发展的预测及你今后的打算?

答:我对短期内美国文学发展的猜测是,目前由于多元文化论而涌现的书潮将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且整个学术活动将在以后被看作是具有历史性的。至于我自己的写作,我只知道,只要我还有东西可写,而且这些东西我认为至少还不会浪费读者的时间,我就会写下去。再往后,我希望我会停止写作。